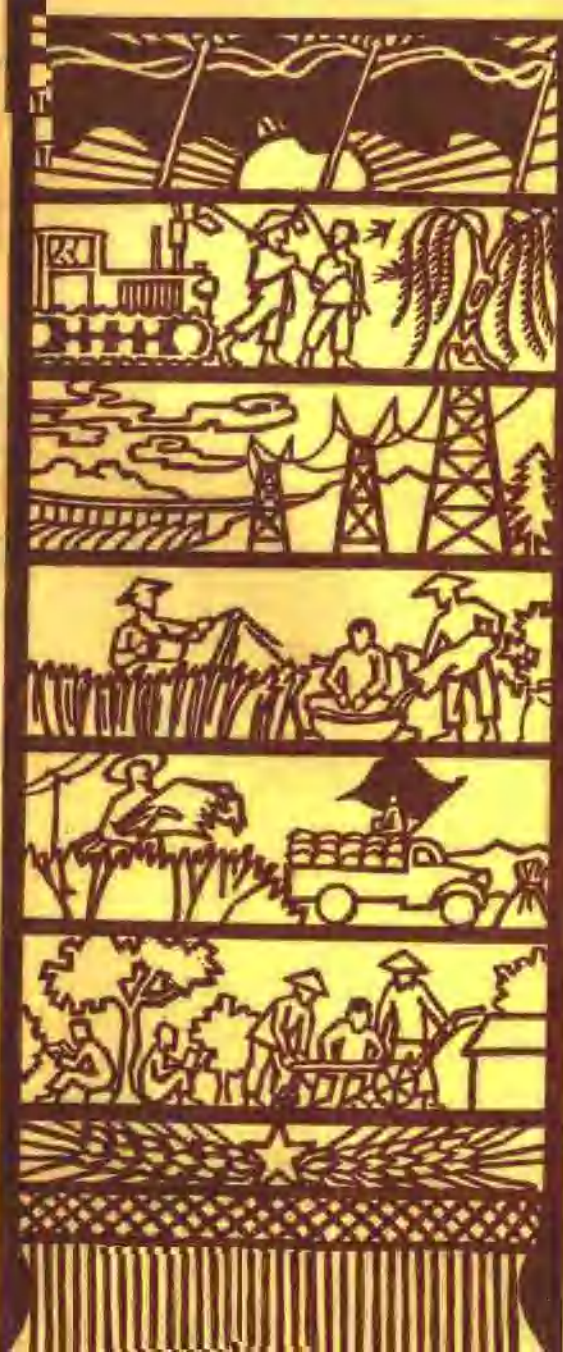


公社新人



人 社 公 司

編 社 本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1963年 北京

公 社 新 人

*

中 国 书 局 出 版 社 编 辑、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印张 95,000字

1963年4月北京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5)0.16元

目 次

一个高尚的热心人	梁茂宏	3
——青年社員梁会珍热爱集体的故事		
忠心耿耿为集体	玉 君 云 洲 王 峯	11
——共青团員刘宝顺的高尚风格		
志在“金龙”披綠装	中国青年报記者	18
——共青团員向太茂坚持深山造林的事迹		
管好了“半片家当”	李振东	24
——記青年飼养員党順海一家		
大有出息的实干家	唐飞虎	30
——記青年兽医雷翹兴		
“拖拉机是我的第二生命”	薛养玉	38
——記拖拉机手陈玉虎		
老子英雄儿好汉	卫廷瑾 楊增杰	45
——記老模范武侯梨的儿子武德有返乡生产		
寒山腊梅分外香	昌 谷	50
——記烏蒙山上的女医生赵秀君		
不辞辛苦为牧民	鄧光讓	56
——記草原售貨員海以提		



一个高尚的热心人

——青年社員梁会珍热爱集体的故事

梁 茂 宏

共青团員梁会珍，是广西省貴县平悅公社水泉大队第四生产队的社員，她，时时为集体出力，处处給集体打算，事事帮集体操心，在平凡的工作中，閃发出集体主义的思想光芒。

党的教导，爹媽的教导，她懂得了……

梁会珍常说：“公社就是我的家，我就是公社的主人。”由于她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不管晴天、雨天，热天、冷天，她总是积极出工，为集体忘我地劳动。

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田間和村子靜悄悄的，只見两个人在村里轉，像有什么事牵腸挂肚似的。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就是小姑娘梁会珍。小姑娘跑了几处，才找見队长，急忙地說：

“队长，这样冷的天，队里刚播下的秧苗……”

“是呀！”队长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当会珍提到这件事时，更触动了他的心事。“正愁没人去护理呢？我串了好几家，有

人嫌雨天挑大粪工分少，还在迟疑。”

“派我去吧，再冷我不怕，活脏我不嫌，工分不用加。”会珍本来就是为这件事找队长，见队长找不到人，就挺身而出。

“好，共青团员嘛，就是要见困难就上。”队长乐开了，笑咪咪地说。

会珍见队长答应了，转身就跑去找人。队长还不大放心，随后喊道：“多找几个呵！”

“保证把秧苗护好，你放心吧！”

一连十多天，从早到晚，会珍和她的两个伙伴，赤着脚，在寒风细雨的田野里奔忙。手冻僵了，脚开裂了，然而小姑娘的心，比火还热。早稻的秧苗一天比一天壮起来。

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大雨把队里的排工计划打乱了，晚稻耘田的肥料更赶不上，队长正在屋里发急。正在这个时候，会珍戴着斗笠闯了进来，眨着眼说：

“作不了田面工，就派我点屋里工吧。我闲不住呵！”

“正好，找几个人上门帮收家肥；天一晴就不用误工了。”

会珍听队长这么一说，高兴地跑开了。头一脚就踏进自家粪屋，把存肥全搬出来。担担都是一等肥，有她假日里爬高山烧来的山灰，有她爹空闲时捡回的牛粪。不一会，又见她 and 伙伴们，迎着风雨在村巷里穿来穿去，在各户的粪屋里出出进进。

梁会珍就是这样主动地、风雨无阻地劳动着，一天三节工，她都做得满满的，不挑不拣，不打折扣。插秧，她跟老社员

學出把巧手，總要比別人多插幾分；哪里田頭田角漏插了，她一莧一莧補上。割禾，她也總要比別人多割幾分；田頭路邊掉下的谷穗，她一一撿回去交給隊里。運肥，別人用畚箕，她用籬筐；挑大泥磚，她專揀最重的濕腳磚，把輕的全讓給別人。有人笑她“傻”，她却笑着回答：“我這樣做，心才舒服。”

梁會珍勤懇勞動，在隊里是出名的。在女社員中，出工數她最多。1960年她做了四百九十九個勞動日。1961年春，她病了半個多月，到1961年12月上旬，仍然做了三百六十九個勞動日，比隊里規定應該做的勞動日超出三分之一。

梁會珍勞動好，工分多，是不是她力氣特別大？不是的。論力氣，她頂多算個中等，個子生得小，人家還愛稱她“小妹仔”。記得三年前高小畢業時她才十七歲，那時她爹不叫她考中學還哭嗚嗚的。為了這件事，黨支書鄭合上門說了好幾回，勸她安心在家乡一鋤一鏟建設人民公社，建設社會主義。她爹也對她說：“如今靠的共產黨，走的公社集體道，日子天天好，就看你后生人長進不長進。”她媽生怕小妹仔把苦日子忘了，常含着眼淚提醒她：舊時你爹給地主打了三十四年長工，一年四季忙，還填不住大小幾張嘴，迫得把你大姐也賣了……。黨的教導，爹媽的教導，使她漸漸懂事了。她覺得，自己是公社的主人，應該把它建設得更美麗，更富饒。她常說：“給隊里多做點，做好點，集體大靠山就多添幾筐土。”所以這些年，不僅勞動爭先，而且隊里叫她當保育員，飼養員，記分員，她都二話沒說，總是樂呼呼地干起來。

有志气。党支持你，你们干吧！

泉井村在大山脚下，是个秀丽的山村。村边那口泉井水更晶莹可爱。会珍从小吃的是这口泉井水，她爱泉井，更爱家乡。人民公社成立后，家乡迅速地起了变化。每当早晨或是黄昏，会珍到泉井汲水的时候，看着迅速变化的村庄，心头就像泉水似的涌出一股股的热流。

可是，有一个问题搅扰着她的心，那就是占队里一半多的黄泥骨、浅脚土的低产田，年年拖住增产的后腿。公社成立不久，人多力量大，党号召深耕改良土壤，把低产变高产。队里也决定先抓改良土壤的工作。可是这样多的田怎样去改呢？

一天夜里，会珍为这件事久久不能入睡。她的好友梁品英已一觉醒来了，看见她还眼睁睁的，便问她：

“会珍，你还没睡呀，在想些什么？”

“我想响应党的号召，在最低产的高楼垌搞个丰产片，多弄些黑塘泥去改良土壤，不知行不行？”

“好呀！”品英乐开了，“我们青年来带个头。”

隔天，会珍把心事告诉老队长。老队长笑咪咪地说：“有志气，和党一条心，党支持你，你们干吧！”老队长见会珍人虽小，却能和队里出主意、想办法，就进一步说：“以后多给队里出些主意呵。公社这个家要大家当家，兴家立业，管家守业，千斤担子众人挑。”

“我人小，懂什么？”会珍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有志不在年轻，共青团员嘛，既要埋头做，又要动脑想。”

随后，青年們动起来了，成老年社員也动起来了，高樓壩全鋪上了黑塘泥。从1959年起，这里每亩多打了百多斤粮。

水田的产量虽然逐年增加，但还没有滿足社員的要求。春头的一天，妇女們在歇工时談論着她們的想望，有的說：“家里人多，天天吃大米，节约不出几升几合来。”有的說：“要是有点杂粮掺就好了。”会珍心里想：党委說大办粮食要两条腿走路，既抓高产，又抓扩种，队里能不能多种点杂粮？妇女們正談得熱鬧，会珍插上一句：“我們这儿能多种木薯嗎？”

“难啦，你看，屋背山尽是石头块，种得了什么？”

“的确，近山沒有地，远山又挨山猪吃，‘老虎恶养不得猪’。”

会珍低头沉思。难道就沒有办法了？晚上，她悄悄地去問六十开外的宁火玉婆婆，宁婆婆說：“远山地土倒不錯，单干那时，也有人进山种过木薯，可就是管不了。”会珍想，如今队里力量大，可以进远山开荒，也有人力管，怕什么。于是她在一次会上，把这个意見提出来。經過一番討論，大家都贊同了。但是有人提出：“队里那来錢买木薯种呀？”大家正在犹疑，会珍說：“大家湊借点不就解决了嗎！”开荒种木薯的事就这样决定了。果然，1961年队里收了万多斤杂粮。

队里家底薄，現金收入少，又有人犯愁：“队里想添置个农具也难。”开春，队里計劃发展点副业，会珍就建議挤出些人手，給予合理照顧，入山鋸木头，外出做木工。其他社員也出了許多主意。这样，队里的副业发展起来了，也添置了一些农具。秋后，队里家底漸漸厚了，刚巧碰上有个小伙子結婚，有

人提議拿出点錢和产品来会餐。会珍知道了，連忙阻止：“队里的东西一点也不能浪費。产品多了不如多卖给国家，錢有了不如多添些农具。”大摆酒席的主张很快收回了，队里又添了一大批农具。

会珍处处为集体操算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社員。他們說：“会珍心里打的全是队里的算盘。”群众的称贊，会珍一点也不驕傲，她說：“公社就是我們的家，队里这份家业，我那能不帮操算。”

“社員是公社的主人，这些事哪能閉着嘴不管？”

会珍不是飼养員，但是她对队里的耕牛和飼养員一样关心。老农梁書堂养牛最精細，他常对年輕人說：“千鋤万鋤不如一头黄沙牛，耕田人不爱惜耕牛还像話！”会珍对老人家的話記得很深。一天，撒黑时分，天气突然轉冷，她惦记着分給伍庆珍养的那两头黄牛，忙把飯碗放下，急匆匆跑到牛栏边。一看，牛栏里像个烂泥塘，全是牛尿牛屎，又脏又臭。她随手拿了把鋤头，走进牛栏里，一边打扫，一边对伍庆珍說：“队里二百多亩田，全靠这几条宝贝，要是养不好，开春怎办？你看人家梁書堂养得多細心！”伍庆珍觉得会珍批評得对，就和会珍一起垫上稻草，把牛栏弄得暖和和的。隔些天，快开耕了，耕牛飼料缺得很，队里又沒錢买。会珍眼看耕牛一天天瘦下去，覺得心痛，就和父亲商量，在自家的存款里，拿出三十元借給队里买飼料。当她把錢拿去給队长时，队长心里热辣辣的，心想这妹仔平时节俭得很，一年到头还花不到三元錢，穿的总

是縫了补，补了縫，爹說了好几回，才勉强买了几尺布，而現在为集体一下就拿出三十元来，收不收呢？队长想了許久才說：“那就大家凑点算了。”会珍可不願改变主意。她說：“反正家里用不着，队里的困难也是自己的困难嘛！”

会珍不是保管員，但是她对队里一針一綫，比自己的东西还爱惜。队里有个梁世衡，专爱給队里撿头拾尾，队长經常表揚他，会珍想，一定要像梁世衡那样爱护集体的东西。一天，会珍上山割草回来，刚拐出山坳，看見队里田头擱着一张犁。她把肩上的茅草擦到路边，急忙跑过去看。犁上沾滿泥巴，看样子丢在外面有些天了。会珍顺手扯了把茅草，細心把泥巴擦干淨，把犁先背回队里。队里的秧盆破了，畚箕断了，鋤头脫了，她也像梁世衡那样，一件件撿回来，細心修好，不声不响放回队里。

梁会珍平时話語很少，頂害羞的。初时見了不利于集体的事总是找队长，不敢当面說，队长鼓励她：“有理在手，又不用怒眼突睛，怕什么？”她想，是呀，党支書常說，社員是公社的主人，見有利于集体的事就做，見不利于集体的事哪能閉着嘴不管？春天插秧的一天，她正插罢一把秧，伸了伸腰，却見身旁那几行稀拉拉的，全不按規格。一看，身旁正是她亲大嫂。大嫂平时待她很好，她俩从沒頂过半句嘴。在这件事上，說嘛，大嫂可能生气，不說，队里明明受損失，她想了想，还是和声和气地說：“大嫂，不按規格不顧質量，队里就少收几斤谷呵。”大嫂紅着脸，直了直腰，撅着嘴巴說：“你呀，就是爱理些閑事。”会珍还是和藹地說：“爹常說如今不同旧时作长工，做

队里工也就是做家里工嘛。”大嫂见会珍说的有理，便把刚插的修补好，再也不马虎了。

梁会珍理的事情可多着哩，就是别人的事，她也着急。她说：“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集体。”例如，有时候忽然下大雨，社员从地里匆忙跑回家，有的忘了拿镰刀，有的忘了拿畚箕，正在家里发急，却见会珍冒着雨，一件件送上门来。三伏天，社员在地里干活，口渴得很，有的想喝生水了，却见会珍从自己家里挑了一大担开水，到田头。别人挑担，到半路肚子痛了，正歇着发愁，她便要把担子接过来，路远路近她不管，工分一点也不沾。有家孩子病了，买药缺钱，她匆匆跑回家，问爹要了两元钱借给人家。隔壁老公公行走不方便，她上门帮挑水。东屋小孩生了满头疮，她拿钱买药给人家治好……。

* * *

梁会珍一味不声不响地干，社员全看在眼里，爱在心里。大家选她当生产队副队长，选她为优秀社员。她的事迹，早就在全公社全县的青年中传开了。别人赞扬她，她总是羞答答地说：“党这么讲，我不这么做，怎得？”

（1962年）

忠心耿耿为集体

——共青团员刘宝顺的高尚风格

玉 君 云 洲 王 肇

“这孩子，老老实实的，真是个好入。”

这是河北省青县城关公社鲍家咀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对共青团员刘宝顺的评语。

不声不响，为集体出力

去年夏末，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雨，地里的土都成了泥浆，如果再下，低洼地里的庄稼就吃不消了。可是，老天偏不遂人心愿，雨，还是不停地下着。刘宝顺坐在炕沿上，歪着头凝视着窗外的大雨，焦急地想，村南的二十多亩玉米地，地势洼，如果再下……。他不能再想下去了，戴上草帽，披上雨布，顺手拿起把铁锹就往外走。母亲一见，连忙阻止他：“宝顺，这么大的雨，你还上哪里去！”

“地里看看。”宝顺迈出门坎，冒着大雨，踩着滑溜溜的泥浆，一口气跑到南洼。这时候，南洼已经成了一片汪洋，一尺多高的玉米，只露出个尖尖。宝顺赶紧找排水的地方。东面

是运河大堤，排不出去；北面地势高，没法排；西面大道的水也满了，流不出去。他又跑到南面，看了看那机器浇地的大沟：“嘿！这里面水还不太多。”他马上用铁锹把沟埝挑开，又到地里挖了一条小沟，把水疏通过来。等水嘩嘩地往沟里流起来以后，他才舒了口气，……

去年春天，他见园田里有条渠道又宽又长，土质又肥沃，就在渠道两侧给队里种上了两行多穗高粱。深秋，他发现西大洼胡萝卜地刨的粗糙，就叫了几个小孩跟他一起，给队里拣回两千多斤胡萝卜。对于社里的牲口、农具，他也时时刻刻地注意料理。

对待集体，宝顺就是这样，忠心耿耿，老老实实，不声不响，默默地为大伙出力。

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他更是奋不顾身，干在前头。去年初春，冰冻还没有全部化开，运河上游的水就下来了。由于冰块阻碍，下游水流不畅，刹时，河水猛涨，上游压下来的残冰，无情地冲击着河堤小埝，随时都有决口的危险。这时，宝顺正和徐树森、刘殿文查看河滩地里的麦田，这个突然的情况，使他们顿时束手无策。筑埝吧，人手少；回去叫人吧，来不及。宝顺一着急就口吃了，他说：“咱用铁锹抵……抵挡一阵，不让冰块接近小埝。”于是，三个人拉开战线，各管一段，分工防守。正当他们汗流满面、呼吸紧促的时候，一块有房间大的残冰向徐树森防守的滩埝冲来，徐树森奋力用锹抵挡。铁锹一滑，“咔嚓”一声，树森摔了个大斤斗。没等他爬起来，滩埝就被冰块冲了个缺口，河水涌向滩地。宝顺看到这情景，没顾得把棉

鞋脫掉，就“撲嗵”跳下水去。樹森和殿文也趕緊過來，搶堵決口。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社員們聞訊趕來了，有的堵埝，有的堵口，干了三、四個鐘頭，才把河水擋住了。這時候，他們的大腿上，裂了很多血口子。從水里出來，被風一吹，疼痛難忍，但是，看見六十來畝河灘小麥脫了險，都樂滋滋地笑了。

挑重担，扎实干，坚持质量第一

为了集体事业，刘宝顺勇挑重担，听从指挥，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无论干什么活，他从不为了贪图多挣工分而不顾质量，还经常劝社员们不要“因小失大”。他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地弄不好，打不了粮食，得一万工分也是白搭。”有一次割麦子，规定割二十五个畦记十分工。畦有大有小，宝顺见地边上的几个小畦还不太熟，就不声不响地把它甩掉，打算过两天再割。队里有个爱沾小便宜的社员，本来，按顺序他排到里边，可是，他见里边的畦大，就把分给他的一段扔下不割，跑到边上去割那几小畦还未成熟的麦子。宝顺连忙制止他：“那边的还不熟，过两天再割吧！”这个社员把头一歪说：“谁说还不熟？你来看看。”宝顺说：“我早看了，不熟！”那个社员不听，猫下腰就割起来。宝顺急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你……你不能割！大伙看看，这麦子熟了没熟？”社员们一看，有的说：“这麦子可不能割，割早了净收些秕子。”也有的批评那个社员：“可不能光为了多挣工分，不听从指挥，拣小畦割呀！”

秋后刨甘薯时，宝顺主动刨边上的硬地，他憋足气，鼓足劲，抡起大镐，一个劲的干。可是，一个叫贾振君的社员，总是

赶在他的头里。他想：凭力气，振君不如我大，凭干劲，他也不比我强。我这一壟虽然硬点，但总不能让他拉下呀！他抬头看了看振君，只见他把镐凿下去，向上一撬，提出来一把，接着就又往前刨，有的甘薯块断了，有的根本就没有刨出来。他想：这样糟蹋可不行啊！就想马上给他提意见，又怕他不接受，就想了一个办法，向队长建议：“咱们是不是互相检查检查，看看谁刨得干净？”队长徐树森和团支委刘殿文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异口同声地说：“好！”于是，大家就互相检查起来。宝顺在振君刨过的地里重新刨了十来步远，就刨出来了十几块大甘薯，足有六、七斤重。大家一看，都批评振君不应该。接着，宝顺又算了一笔帐，他说：“十步远就丢六、七斤，咱这一壟就是二百多步，如果照这样丢，仅仅这一块四十八条壟的地，就得丢五、六千斤啊！”振君给说得低下脑袋，脸顿时红了。

先集体，后自己，公而忘私

解放前，宝顺全家十口人，连一间房都没有，祖祖辈辈借别人的房子住。解放后才分到了两间房子。入了社以后，小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家里不缺吃，不缺穿，还有余钱。因为住房不够，母亲早想再盖两间新房，可是每提起这件事，宝顺总是说：“娘，忙什么，等队里富足了，活不忙了，再说吧。”其实，宝顺也早有这个心愿，只是觉得：现在队里还不是那么富裕，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先集中精力把队上生产搞好。再说，盖房不是小事，不但自己不能到队里干活，还会给队里增加许多负担。所以，盖房的事一直拖了好几年，母亲催一次，